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

第 3 辑

白文《山花碑》译释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 第 3 辑

白文《山花碑》译释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昭伦

封面设计：贾国中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

第 3 辑

白文《山花碑》译释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 7-5367-0143-8
K.21

定价：1.70

侶白百三東屏面西
你洱谷千堂蘭岩宮室
壓河雪染點蒼冬
霄秋面點蒼冬
亮三塔侶
充皴五華頭
宮室閣補
殿溪

傾白金化蒼詞
河虎鎖工洱記
侵山把迹境山
山侵天在鏘花
處河關阿翫詠
山處鎮物不蒼
鎖河鏡南飽洱
透鏡龍北造境

更子大操病
燭戒種夫連老
雲香梅在夜
窻窳竹處觀日
下苑方栽叅勤
批中又松修功
大點丘柏求把
乘五燒君好節

位乾鐘阿開馭
守坤山双霄散
道灵川，面天
結胎後對霧上
蒼聖種飛星王
度賢才啾兔
生死曾咏白
涵，鶴打

朝盛做宗夢付夢呼嚕語錄
廷尊貴爵祿慈悲
國知音迦葉做師主
家覆世功名食
夢看公案語
茶水

上災念地文武恭承敬當母天
不難長福行仁義禮
輕兌惡弊逆上
養干子孫釋儒
理象人
民才等周

敬天歡千古阿部逢劫催浪禿
成堂是榮華新擘鮮漂禿
地獄分教哽伴
經千古阿部遇時宜心代化
在威儀摸草風

遊誕花細習潛溪不重三
翫浮紅月白溪水教
在得綠風清阿剎書接
佶堯天顏不貪摘
骨石法回道有度推

空 心 識 花 成 土 成 金 時 運 車 舛 金
空 贊 景 上 頭 少 獨 多 但 無 有 之
空 贊 空 寄 天 涯 海 角 誰 知

曉 雪 書

出版说明

云南一是个多民族的边疆省，有二十余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分布地区占全省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自古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开拓着祖国西南边陲，创造了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民族古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少数民族古籍，包括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范围很广，种类很多。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地理条件，各少数民族不仅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极不平衡，呈现历史发展阶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且在继承和保存民族古籍的方法上亦有显著的不同。有的民族创造了文字，谱写了本民族光辉的历史，有的民族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他们用口碑方法，世代言传口授，从而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这些都是研究历史、民族学等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根据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以及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我们在抢救、整理的基础上，有选择地陆续出版一些少数民族古籍，供各族人民、科学工作者阅读、研究和参考。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FA82/04

目 录

一、叙录	(1)
二、白语音读	(30)
三、译释	(50)
四、附录	(144)
(一)杨黼身世及其思想	(144)
(二)白族“山花体”之源流	(173)
后记	(199)

一、叙 录

《词记山花——咏苍洱境》诗，刻石于大理县喜洲庆洞庄西南圣元寺的观音殿内；观音殿原为阳溪杨氏闾族宗祠，立有《圣元西山记》一碑，纪杨氏之宗族源流，以及明初重修理补葺圣元寺西山兰若诸事。《咏苍洱境》诗，即刻于《圣元西山记》碑之阴。

清代复修圣元寺时，因邑人爱护《咏苍洱境》诗，将《圣元西山记》碑嵌入观音殿壁内，以免损毁。故《圣元西山记》一文，久隐于壁内而不得见，所见者只是碑阴的《咏苍洱境》诗，俗称之为“白文碑”或“白碑”。

碑高 120 公分，宽 55 公分，厚 18 公分，系为大理石雕制而成。今碑存于大理县文化馆，碑阳、碑阴的刻文，均保存完好。

《圣元西山记》刻于碑正面（阳面）。碑额“圣元西山记”五字，横书，右行，阳文，篆体。内文十六行，行四十三字，直书，阴文，楷体。现将碑文移录如下，款式仍旧，但改为简体字横排，并加标点：

重理圣元西山碑记（一行）

辛卯科进士直隶真定府赵州高邑县承事郎致仕知县叶榆杨森撰 五峰杨仲达书丹（二行）佛教之来，尚矣。肇于毗卢，有过、现、未之教主。其劫中各出一千佛，摄化度生，莫非导人明善复初而已，姑以现在（三行）论之：周时，释迦出世，演法西域。自汉，入东土。迨唐，其教愈甚。截相希风，无为而化，其阴翊世教，不亦博哉！按郡志（四行）：贞观癸丑，

园通大士开化大理，降伏罗刹，凿天桥，淪洱水，以妥民居，摄授蒙氏。为诏之后，重建圣元梵刹，以崇报（五行）之。段氏继立，仍复敬奉。举杨连为左右，繇是郡中佛教最胜。有一日，天清气朗，洱西涌出一石，祥云缭绕；临岸，迺（六行）知是佛中之大日遍照也。命行举石，莫之能动者，惟连不用力而轻抱归家。屡显灵异，遂于圣元寺西山兰若以（七行）奠之。传至云孙曰保，愈加恪恭。临终，命子儒士杨黼复修理补葺。黼性至存，尝入鸡足结夏而放光石现，登峨眉（八行）参祖而无际心传。至于佛老真诠密典，靡不研究。且属于书翰，埋笔成冢。尊父命，次第葺理本山，以为观心守道（九行）之所，可谓知所本矣。征予记之。嗟呼！物各有性，性各有极。不能守其真，则鹏鸟与斥鷃同为累物，大椿与朝菌均（十行）为夭折。苟得其所止，则无人而不自得焉。佛乃直指明心以示教，其三藏五教之书，包乎覆载之外，前无所始，后（十一行）无所穷，靡不该贯。所参天地、妙万化，岂出此心之外欤？学佛者诚以心而修，观落日之悬鼓，脱三障融五智，而（十二行）必得成正觉。杨氏，系九隆族之裔，世居五峰之下阳溪。唐时，与姻亲张明景乐创立本寺西山，子孙累修补葺。传（十三行）至连，膺显擢。连生祐，祐生甫，俱有潜德。甫生智，元末，授元帅。智生保，辟为书史，乳养妹之子黼以承宗祀，尤为时（十四行）所推重。后为嗣续者，倘不忘报本，天必申祐，佛必默相，则世世显荣，闻乎正法，咸集仁寿之域矣。故摭其实以为记（十五行）。

大明景泰元年龙集庚午孟春良日本山主持大（按：“主持大”三字体与他文略异）匠人杨禄刊（十六行）。

《圣元西山记》碑阴，刻有《词记山花——咏苍洱境》一白文诗。凡十四行，行四十字，直书，阴文，楷书。其中第十

行有四十一字，因“朝廷”提格书写，故末行仅三十九字。全诗正文计有五百二十字，移录于下，款式依旧，但改简体字横排，加标点：

词记山花 咏苍洱境（一行）

苍洱境金锵玩不饱，造化工迹在阿物；南北金锁把天关，镇青龙白虎。山侵河处河镜斜，河侵山处山嶺遶（二行）；屏面西滔十八溪；补东洱九曲。茄蓝殿阁三千堂，兰若宫室八百谷；雪染点苍冬头白，洱河秋面皱。五华（三行）侣你鬪霄充，三塔侣你穿天腹；凤戕山高凤凰栖，龙阙龙王宿。夏云佉玉局山腰，春柳垂锦江道途；四季（四行）色花阿园园，风与阿触触。跳仙人出克游遨，胜姮娥入宫伽舞；藪压蜀锦出名香，哭崧无价宝。夺西天南（五行）国趣陶，占东土北阙称谱；秀雀蕊景鸣轰轰，蝉吟声啾啾。金乌驱散天上星，玉兔打开霄面雾；黄鸳白鹤（六行）阿双双，对飞喀啄啄。钟山川俊秀贤才，涵乾坤灵胎圣种；曾登位守道结庵，度生死病老。尽日勤功把节（七行）操，连夜观参修求好；大夫在处栽松柏，君子种梅竹。方丈丘烧三戒香，觉苑点五更烛；云窻下拈大乘（八行）经，看公案语录。焜煊茶水步呼吸直指心宗步付嘱；菩提达磨做知音，迦叶做师主。盛国家覆世功名，食（九行）朝廷尊贵爵禄；慈悲治理众人民，才恭周文武。恭承敬当母天地，孝养于子孙释儒；念礼不绝钟磬声，消灾（十三行）难长福。行仁义礼上不轻，凶恶弊逆上不重；三教经书接推习，漕溪水阿喇。长寻细月白风情，不贪摘花（十一行）红柳绿；用颜回道谖浮身，得尧天法度。游流在伪法骨石，有去在威仪模草；风化经千古万代，传万代千（十二行）古。阿部遇时宜心欢，阿部逢劫催浪秃；天堂是荣华新鲜，漂散成地狱。分数哽侔土成金，时运车舛金成（十三行）土；聚散侣浮云空花，实阿笨不

无。有之识景上头多，但于知心上头少；杨黼我穉空赧空，寄天涯地角（十四行）。

《词记山花——咏苍洱境》一白文诗，无年号、款识等；仅在诗末有“杨黼我穉空赧空，寄天涯地角。”之句，知是诗为杨黼所作。但其年代，前贤并无确说，范义田、石钟健、徐嘉瑞诸先生，均断之为“明嘉靖时”，时贤编述白族文字史者，率多因之。都缘于长期以来，此碑被嵌入圣元寺观音殿壁间，碑正面的《圣元西山记》一文，不为人所见，故无法得知刻石碑的年代。否则《圣元西山记》末之款识，明言“大明景泰元年龙集庚午孟春良日，本山主持大匠人杨禄刊”，当是明景泰元年孟春刻石立碑无疑。那么，碑阴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诗，亦刻石于同时，并同出匠人杨禄之手，不必更加以推断了。案“景泰”为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元年是庚午，即公元一四五〇年。可知是年春正月刻石的，立碑迄今，已有五百五十年，远非“四百余年”而已。

《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的作者杨黼，幸见于诗中，无庸考求。不过诗人杨黼的趣闻轶事，在大理白族民间，以口耳相传者，于今不绝，影响至深至广。在此我们略举一二，杨黼曾应科举，在考场突然大笑犯考规，询其故，曰：学使夫人生贵子，差人忙来报喜，不意在途中扑跌，故笑。不一刻，报喜差人果至。兼以学使阅其考卷，则文笔惊人；遂不究其犯考规事，得中三等六名。又杨黼善丹青，工绘事，学使闻名宴请之求绘直幅，黼酒酣饭饱后，展纸将绘之际，突呕吐满纸，更将草履置砚池中醮墨后，托于纸上，最后举圆砚泼墨而去。及夜，纸上星斗灿然，明月朗朗，学使起而视之，则杨黼呕吐之迹，皆为星宿，圆砚之迹为明月，草履之印为蜈蚣，学使收而宝之。又村中有孝女求画于黼，黼应之画一驴，悬之室内，竟

至田中啮他人之麦，田主追驴及家，犹见画驴嘴角，有麦茬在。又杨黼尝游玩于田间，忽至溪畔以手浇水，狂呼：“救火！”其时，村中果失火，因其浇水而火熄。又杨黼既没葬之后，村人时逢之于山中者，千变万化，或饮樵子以水，或寄女儿以情言，屡显神异而棺空、冢隐。因此，白族民间视杨黼为修道成佛的仙人，或者是旷达多才的狂士。

尽管白族民间关于杨黼的传说，多视之为逸仙或佛子，但是民间确信有其人，喜洲下阳溪之杨氏门宗，多奉之为祖，并称为他的衣裔。且于下阳溪村西北头，今尚存杨黼故居之遗址。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故居尚完好，几经修葺，扁其楼曰：“杨桂楼先生读书处”，楼下室中有杨黼的造象，皆晚清之遗。凡此等等，足证杨黼“世居五峰之下阳溪”，并非虚言。

关于杨黼的传记资料，见于方志记载者甚略，而且皆源出于邑人李元阳之手，除他编纂的万历《云南通志》中：“人物志”及“寺观志”两目记载外，更有《存诚道人杨黼传》，五百余言。《明史·隐逸传》因之，其后的大理方志皆因之。但都不详杨黼之生卒年月，似将民间传闻之轶事，略加条贯而辑录成的。如“黼闻蜀有无际大士者，悟道，因辞亲往访之。半途遇一老僧，问何往？曰：欲访无际。僧曰：见无际，不如见佛。曰佛安在？曰：汝且回里，遇着某色衣履者，是佛也。遂回，沿途无遇。夜抵家，叩门，其母闻声喜甚，披衣出户，即老僧所言佛状。自此知父母是佛，益竭心力奉事，不少懈。坐桂楼注《孝经》数万言。“又”黼尝以方言竹杖词数十首，好发明无极之旨，每出游，遇林泉会意，辄留连不能去，然以老母在堂，不欲远离。”（均见《存诚道人杨黼传》）。而《明史·隐逸传》云：“杨黼，云南太和人。好学，读五经皆百遍，书工篆籀，兼好释典。或劝其应举，笑曰：‘不理性理外物耶’。庭前

有大桂树，缚板树上，题曰‘桂楼’，偃仰其间，歌诗以自得；躬耕数亩，权供甘旨，但求亲悦，不顾余也。注《孝经》数万言，引证群书，极谈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砚乾，将下楼取水，砚池忽满，自是为常，时人咸异之，父母歿，为佣营葬，葬毕入鸡足，栖罗汉壁石窟山，十余年，寿至八十，子孙迎归。一日浴，令子孙拜，曰明日吾行，时至，果卒。既敛，见其至外而入，大笑曰：“杨黼先生，今日才了事也。”呼之，遂不见。所居去城四十里，城中戚友，一时皆见其来，言笑如平生，不知入棺已一日矣。”等皆略于杨黼的生卒年代，近人徐嘉瑞氏云：“知其为隆庆万历以前人，”（《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亦未确指其年代，只言杨黼生活的下限是隆庆（公元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年）、万历（公元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年），上限为何年代，更未指出。徐氏或误以为杨黼乃李元阳同时代人，而李元阳的《存诚道人杨黼传》中，又无杨黼之生卒年代；但李元阳生于弘治十年（公元一四九七年），卒于万历八年（公元一五八〇年），是有记载的，如杨黼为李元阳的同时代人，则推断为“隆庆万历以前人”，或“明嘉靖时”人，是可以的。

然而，杨黼究竟是否为李元阳同时代人？我们根据《圣元西山记》一碑之刻石立碑年代，即可确知并非嘉靖、万历年人。试想，碑阴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诗，乃杨黼之作，刻石立碑年代为明景泰元年，当早于嘉靖、万历约百年；那么作于后百年之诗，决无先百年即刻石之理，所以，杨黼早于李元阳约百年，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在《圣元西山记》中，我们也同样看不到杨黼的生卒年代，但《圣元西山记》有云：“（黼）尊父命，次第葺理本山，以为观心守道之所，可谓知所本矣，征予（杨森）记之。”可见，此碑记乃是杨黼在日，请杨森撰写的，那么杨森与杨黼为同时代人，而且在明景泰元